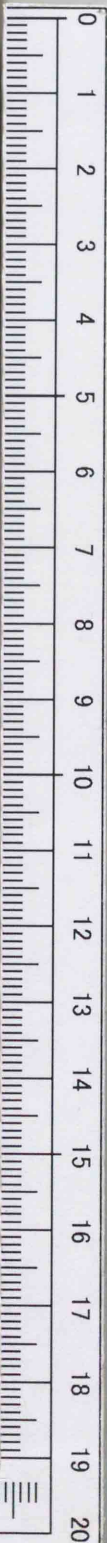


中等漢文讀本

卷五

375.9  
K011  
資料室



30320 ✓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901
2000302328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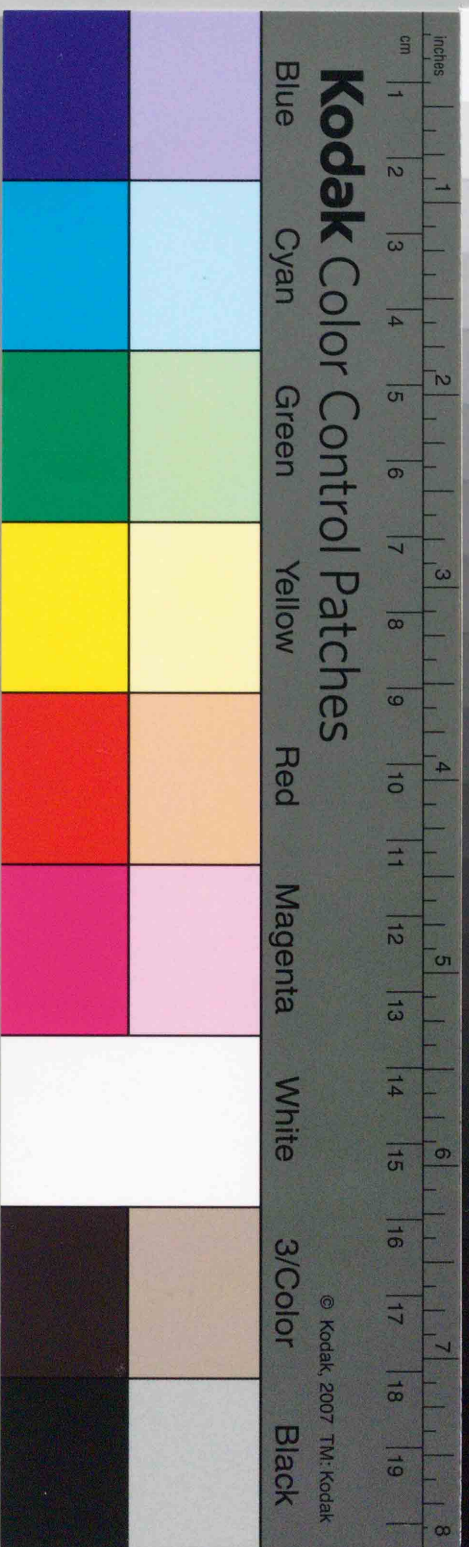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315.9  
Koll

用科文漢校學中

日八廿月一十年四十三治明

濟定檢省部文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 明治書院



中等漢文讀本卷五目次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一
石川丈山傳	鹽谷世弘	三
詩仙堂	賴惟柔	六
重宗訟を聽く	國文 藩翰譜	六
重宗聽訟	安積信	十一
山鹿素行傳	鹽谷誠	十三
烈士喜劍碑	林長孺	十七
濱田彌兵衛	齋藤正謙	二十
阿嵎嶺	賴襄	二十四
臺灣記事跋	青山延子	二十五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二十七

中等漢文讀本卷五目次

早發白帝城  
 記信州地震  
 大日本人名辭書序  
 新刻日本輿地路程全圖序  
 林子平傳  
 林子平畫像記  
 格言 二則  
 讀史最有益 畜德錄  
 科倫布檢出新地 米利堅志  
 吉田佐久間二氏下獄  
 士規七則  
 示諸生  
 格言 二則

李 白 三十二  
 鹽谷 誠 三十二  
 中村正直 三十五  
 柴野邦彥 三十八  
 齋藤 馨 四十  
 松林 漸 四十五  
 岡 千 仞 四十八  
 吉田矩方 四十九  
 室 直 清 五十四  
 吉田 五十九  
 室 直 清 六十二  
 六十三

三計塾記  
 勞逸  
 題富士山圖  
 詠富士山  
 題羣盲評古器圖  
 靜古館記  
 古瓦譜引  
 遊漢辨記  
 彌陀窟の記 國文 東遊記  
 彌陀窟記  
 響蕎麵者傳  
 太閤雜事  
 觀曳布瀑遊麻耶山記

安井 衡 六十三  
 謝 肇 澗 六十五  
 古 賀 煜 六十五  
 柴野邦彥 六十七  
 河北重熹 六十七  
 林 長 孺 六十八  
 佐藤 坦 七十  
 阪井 華 七十一  
 菊 地 純 七十三  
 中井積德 七十八  
 大槻清崇 八十二  
 齋藤正謙 八十四  
 八十七



中等漢文讀本卷五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松  
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  
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里。則花  
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  
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左  
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所謂  
超然樓。應在此際。

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間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竊曲曲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湧。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覺。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鬢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慊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沈沈度花間。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落。而人

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齷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枝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石川丈山傳

鹽谷世弘

石川重之。三河人。幼而岐嶷。其父信定曰。之兒不揚芳

於千載。必魁惡乎四海。及長精悍。武技絕倫。家康召爲近侍。大坂之役。從入京。病熱甚。其母以書勗之云。汝已從軍。非立功。無復見我。重之感泣。力疾起。大駕過東寺。見重之乘篋輿。曰。彼病重。奈何。至此。重之避路旁。待駕過。騎馬渴甚。飲水三勺。覺胸間頓爽。家康聞之。驚曰。得無有神助。明日加賀先鋒本多政重既交鋒。重之潛離伍。稱使者入。政重隊刺敵殪之。有人奪其首。棄不顧。突入城門。復獲甲首。政重曰。卿盍見吾主。叙功。重之曰。吾非貪名。欲不忝祖先耳。事平。以犯軍律。薙髮。匿于京師妙心寺。間從信勝。正意等遊。信勝奇其才。勸藤原肅重

之素鄙。文儒不肯。強而後可。肅爲說倫理道德。於是痛自悔悟。發憤潛研經傳。肅讀其詩。嘆曰。異日必爲一代詞宗。重之遂還俗。然素懷在。嘉遜不畜妻。板倉重昌雅相友善。薦之淺野長晟。重之有老母。乃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因與母往安藝。居久之。母沒。去還京師。結廬叡山麓。放情山水。題其景勝。有百花塢。洗濼瀑。老梅關。嘯月樓等之目。壁上畫漢晉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各題其一詩。名曰詩仙堂。因自號六六山人。風騷自娛。口絕兵革。人叩之。輒云。衰老昏耄。前事嘗然。每出行。使童奴擔偃月刀。以從。有詩曰。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又

日腰間無寸鐵胸裏揮三軍。人謂山人雖隱而壯心未已也。京尹板倉重宗將疏薦之。重之愕曰。一晦一顯妄人已。妄人何益乎國家。重之善隸書。晚節詩律滋細。韓人來聘。有權式者見其詩曰。東海李杜也。士無文武莫不慕其風采。獲翰墨者珍賞如拱璧。學者稱曰文山先生。

詩仙堂

山陽之文 賴惟柔

戎衣一脫住青山。竹徑梅關小有天。不問雲臺三十六。草堂六六畫詩仙。

重宗訟を聽く

藩翰譜

この人は天下の稱するところにして、その職にありし時の名譽あげて數ふべからず。今その一條をしるさむに、重宗職に任じて後、決斷所に出づる毎に、その西面の廊下にて、はるかに拜し、又決斷所には茶磨ひとつをすゑおき、あかり障子をひきたてて、そのうちに坐し、手づから茶をひきなから、訟を聽きわかつを例とせしが、人皆この事どもを不審しあへり。されども問ふこともえならずしてありしが、はるか年經て後、ある人の問ふに、答へて、決斷所に出づる時、西面の廊下にて、遙に拜すること、は愛宕の神を拜するなり。多くの神の中に、殊に愛宕は靈驗あらたかなりと聞きし程に、所願ありて、かくは拜しぬ。その所願といふは、ほかの事ならず、今日重宗

訟をことわらむに、心におよばぬほどの事あらじ。さるに、若しあやまりて、私の事もあらば、たちどころに命を召させ給へど、日に祈誓するにて候ふ。また訟をわかつに、明らかならぬは、わが心の事にふれて、動くが故なりと思ひなしぬ。よき人は、おのづから、動ぜぬやうこそあらめ、重宗それまでの事は、なりがたく、唯、我が心の動くど静かなるを知るには、茶をひきて試みるが最もよきなり。そは、心静かなる時は、手もそれに應じ、磨のめぐることに平にして、きしられて落つる所の茶、いかにも細かなればなり。茶の細かに落つる時に至りて、わが心も動かずと知り、ここに始めて、訟を分つにて候ふ。又あかり障子を隔てて、訟をきく事は、およそ人の容貌には、

見るやがて、にくさげなるあり、憐がましきあり、まことしきあり、かたましきあり、その品多くして、いくらといふ數を知らず。見候ふところの、まことしと思ふ人のいふ事は、まことと聽かれ、かたましと見る人の爲す事は、直くしても、皆偽と見ゆ。憐がましき人の訟は、枉げられたる所あるよと思はれ、にくげなる人のあらそひは、ひがことならむと覺ゆ。これ等の類は、我が目に見る所に心をうつされて、彼等、言葉を出さぬ内には、や我が心のうちに邪ならむ、正しからむ、直からむと思ひ定むる程に、訟の言葉をきくに至りて、わが思ふ方に、その事を聽きなす事多し。訟の成るに及びては、憐がましきに、惡むべきあり。にくげなるに、あはれなるあり。誠しきに偽り、



かたましきに直き、この類、殊に多し。人の心の知り難き、容貌を以て定めむこと、叶ふべからず。古の訟を聽くに色を以て聽くことあり。それは蔽はるる所なき人の事なるべし。重宗が如きは、見る所につきて、心蔽はるる事多し。又さらぬだに、訟の庭に出でむは、おそろしかるべきに、まして生殺を掌る人を見ては、まばゆく、いぶせて、おのづから、いふべき事をも、えいはで、罪にも科にもあふ人あらむと思へば、それがため、互に顔を見もせぬにはしかじと、かくは坐を隔つるにて候ふと語れりとなり。かく日日に神明に祈りて、私なからむことを誓ひ、まづ我が心を内外より養ひて、正しくなして、その後、訟を聽き、政を爲すなど、これ皆君に仕ふる誠より出でし

ことにて、古の順良の吏といふとも、これには過ぎざるべきなり。

重宗聽訟

安積 信

板倉周防守重宗代父爲京尹。毎日必於西廂遙拜。而後臨聽事。座側置茶臼。手自碾茶。隔窓聽訟。人皆異焉。而畏敬不敢問也。後數年或問之。對曰。決獄重事也。不容有私意。吾聞愛宕神甚靈。因敬禱。若決獄有一毫私意。明神亟殛之。勿赦。此予所以致拜也。凡聽訟不明。由此心動于物。惟聖賢之心自不動。予何敢望之。但欲驗吾心動靜。莫如碾茶。心靜則手與臼相和。臼之旋也平。

茶之碎也。細。至是覺吾心虛靜不動。然後聽訟。則庶乎  
精明不惑矣。此予所以碾茶也。凡人<sub>之</sub>面目有可憎。有  
可愛。可愛者之言。疑於誠。可憎者之言。疑於偽。疑於誠  
者。以爲冤枉。疑於偽者。以爲姦邪。此心隨目而遷。曾未  
盡其言與情。而是非曲直之辨。已生於心。決獄安得無  
私乎。夫人有可憎而實可愛。可愛而實可憎者。人心不  
測。其邪正不可定。以面目。古人有色聽之法。惟其不蔽  
于物者能辨之。若予固有所蔽。况坐堂上。持生殺與奪  
之權。訟者仰見吾顏。即遽巡縮慄。不得輸寫其情。終有  
罹冤枉者。以此思之。究不如不相見之愈。此又所以隔

窓聽訟也。

山鹿素行傳

鹽谷誠

山鹿素行。陸奧人。名高祐。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左  
衛門。父曰六右衛門高道。仕于龜山侯一政。一政受封  
豐大閣。慶長中有故而去。流寓于會津。與其老町田左  
近善。左近分其祿厚遇之。無幾會津侯有罪。國除。左近  
出給仕于府朝。爲百人隊長。欲薦高道爲騎士。辭而不  
就。以長子代之。薙髮號玄菴業醫。都下時素行甫三歲  
也。素行幼穎悟。好讀書。執費于羅山林先生。講說小學  
論語。辭理明暢。驚老成人。年十二許。用見臺。見臺近世

講筵用以代几案者。總角以是講經。人以為奇才。長從北條氏長。學韜略。備極蘊奧。最精築城術。當其得意談兵。整然肅然。如諸葛亮出斜谷。如孫子執桴鼓。指揮三軍。千兵萬馬。交然躍出。如甲越兩雄戰于河中洲。神變鬼化。不可測識也。方延寶天和際。其名高一世。橘正雪亦以兵學聞。嘗邂逅于一貴紳家。正雪丰儀貴重。頗有威望。長素行十餘歲。固聞其名。禮貌之。素行寒暄外。不交一言。他日謂侯曰。臣視彼容貌。眼光非常。其意難測。君勿近。後果驗。素行天資英邁。達練時態。洽聞強識。無所不通。其為人謀。如躬當之。莅事果斷。嫌疑立決。甚為

人所倚賴。不獨問道請教。雖機密事。吐露情實。受其裁決。王侯士庶入其門者。殆四千人。而名所在。謗亦隨之。或有疑其包藏不軌。而沮行趾者。始確信宋學。澄神性命。說既有疑。取所著經解盡焚之。更作一書。非斥程朱。無所忌憚。遂以是禁錮于赤穗。赤穗侯長友聞其賢。親執弟子禮事之。既而以祿千石聘之。在赤穗十年。遇赦而歸。及其辭祿。侯語素行曰。近世諸侯。多以厚祿招致知名之士。夫士不食萬石。則出不足。以供軍國之用。入不足。以奉祖先之祀。寡人微祿。不能養天下士。以卿之賢。諸侯必有招致者。苟不為萬石。則無有應其聘也。其

被尊崇如此。常以經義與兵法教諭闔藩士人。嘗謂侯曰。臣聞士為知己死。公不以臣之愚待臣。以國士宜一死以報。諸臣萬一緩急。豈無所償哉。侯大喜。後至元祿年間。其子長矩賜死而國除。遺臣四十七人。果有復讐之舉。識者以為素行教育所致。卒年六十四。子藤助名高基。事于平戶侯。其家今尚存。如所著武教本論。小學武教要錄。聖教要錄。既毀其版。其他數種多以寫本行。世稱山鹿流。二百年來。講兵者獨推素行。

野史氏曰。予嘗讀赤穗義人錄。觀其舉事之際。百折不撓。從容就死。約束堅明。算無遺策。蓋雖其忠義所致。然

天キニツクイハハ  
ハルムコトヲ  
サシテトシフ

非由平素講習。烏能若是哉。素行生逢太平。不一得試其技。然觀其語赤穗侯者。數十年後。果不違其言。可以見其行兵一斑矣。嗟呼。使素行小促其生。出天正慶長際。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外者。吾以為不在于山本道鬼竹中重治下矣。

烈士喜劍碑

林長孺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

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爲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鬻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

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嗜嗜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畧記事蹟以示後人。

乃齋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劒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濱田彌兵衛

齋藤正謙

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古無聞焉。明天啓初。海濶人顏振泉。聚衆據之。招我邦邊民入其黨。因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謂頭目。我日本謂頭目爲加志良。音近甲螺。故

遂訛稱耳。先是泉州人鄭芝龍。少流落。往來我邦。因入振泉之黨。及振泉死。衆推芝龍爲甲螺。雄視海上。後受明將之撫。去移閩中。我邊民代之爲甲螺。而紅毛夷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既而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且我商船往印度者。過其近海。爲被殺掠。甲螺不能如之何。適本邦商人濱田某至。衆交訴之。圖報復。某許之。某字彌兵衛。長崎人也。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並有膽畧。力兼數人。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還請之大府。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於彌兵衛。彌兵衛盡裝其從兵數百。

爲農丁。被箠笠。持鋤。行到臺灣海口。請於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廣人寡。中多萊蕪。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必丹。不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多也。彌兵曰。唉。公何疑人之甚邪。假使日本欲畧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日本素不乏其人。奚使我儕小民之爲守吏。檢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其他唯有耕耨之具而已。還備告甲必丹。甲必丹意稍解。乃許衆登陸。彌兵等得入城。謁見甲必丹。請受廩爲氓。弗許。請還本邦。亦弗許。留數月。屢入請之。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謂

衆曰。甲必丹不許我去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味爽。彌兵父子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閣。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甲必丹於牀。自懷出七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刃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迫。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必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比丹曰。唯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闔於庭。其後入者。爲礮被傷。彌兵乃

左手扼甲必丹之臂。右手執七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甲必丹傳命停放礮。令其卒艤蠻舶一隻。及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檢之。乃欲拉甲比丹俱去。甲比丹曰。島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偃偃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年十二歲。願代某從去。公幸垂愛憐。使某全父子之情。非敢所望也。彌兵許之。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歸報於鎮臺。鎮臺稟大府厚賞之。於是彌兵之名震一時。肥後侯聘而祿之。時寬永五年也。後三十餘年。鄭成功攘紅毛。復臺地。

阿嵎嶺

賴

危礁

危礁亂立大濤間。決眦西南不見山。鶴影低迷帆影沒。天連水處是臺灣。

臺灣記事跋

青山延于

臺灣記事三卷。記明人鄭成功事也。成功者芝龍之子。而其母乃我平戶之產也。芝龍之客平戶。娶以為妻。生成功。及芝龍事明。身致富貴。使人迎成功及其母。既而芝龍降清。成功不從。方清兵之陷泉州。軍民皆潰。成功母獨不屈而死。夫以孱弱一婦人。能抗醜虜。不辱其節。可不謂之烈婦哉。當此時。明室既亡。冠帶之國。變為左衽。搢紳之士。改節易操者。滔々皆是。而成功僅以一彈



丸之地。廼能抗滿清百萬之兵。竭力明室。始終不渝。忠貞之心。堅如金石。可不謂之忠臣哉。其出師江南。雖敗。屢不振。義氣凜凜。足以動天下。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勇士張膽。懦夫立志。此其功於名教也大矣。夫芝龍反覆之徒。固無足道。然妻爲烈婦。子爲忠臣。忠義貞烈。咸萃一門。何其盛也。蓋成功母子。雖其忠烈出天性。亦非我神州風氣之所使然歟。然則鄭氏之有成功。不翅明國之光。亦我神州之華也。我公嘗獲成功書。愛其筆畫遒勁。類其爲人。展翫不置。乃命儒臣川口長孺。纂其事蹟。清人嘗爲成功傳。頗多遺漏。長孺乃搜索明清間諸

書及我朝記載。彙括綴輯。萃爲一書。蓋於成功事蹟。尤爲詳備。公乃使林學士爲之序。命臣延于跋。其後將錄之。本以公於世。嗚呼我公崇尙文學。獎勵節義。至其有益於名教。推及異邦之人。使爲人臣者。知以勸。此公之所以有此舉也。然則爲我臣子者。其於報國。宜如何哉。文政戊子春。彰考館總裁青山延于。書于礪川邸舍。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取路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者。或瘡

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之。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戶未起。阻以灘聲喧豗。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加辰。乃發。舟狹長。薄板爲之。呼爲鷓飼。兒纔十三歲耳。父在舳。兒在艫。各持橈。操縱甚習。灘急舟走。兩崖巒巘。一時皆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唯見岸行。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髮。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間。猩血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綏綏灑灑。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

或若渴驥飲澗。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相閒。皴率作大小斧劈。有作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譎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觸之。少誤則齋粉矣。衆懼而默。舟人笑振柁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閒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衆望見歡。

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砉然欲裂。衆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嘗讀盛廣之酈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爲可恨已。又三里。抵笠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瞑坐良久乃止。進鱸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闊。水愈緩。險阻已遠。無復可觀。枕籍而臥。風方

逆。舟人用力。搯搯甚勞。櫓聲喧聒。使人煩寃。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尙高。謝遣舟人。登陸而行。至四日市宿焉。自伏見至此。殆爲二日半。路程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飄風衆在行旅。倥傯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行。爲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爲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之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頷。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勵行之人。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記信州地震

鹽谷誠

禍災之變莫慘于地震矣。凶荒雖厄。豫備可以濟之。疾疫雖厲。醫藥可以療之。火災則防而滅焉。水患則導而治焉。獨至地震。忽然颺發。比屋傾倒。不可逃避。甚則山崩海翻。水陸變遷。係其地方者。併人畜死亡。幾盡矣。豈可不恐而畏哉。弘化四年三月廿四日。信州地大震。踰月而止。當其始發。如巨礮斯發。轟轟殷殷。震天駭地。山

以上前

崩川溢。地拆砂墳。五郡安曇更級埴科水內高井五郡數百里之地。振蕩

最甚。罔論城郭宮室山陵藪澤。凡存乎地上者。靡不悉

被其害。地脈所接。延及北越高田治下。猶與信之五郡

同。加以火災。重之以水患。死亡不可勝算。蓋近古以

來所未有也。適屬善光寺啓龕。蚩蚩之民。自遠而來。雲

聚烟簇。闐噎街衢。家倒火發。得生還者。百無一二。積尸

爲丘。煤黑不能辨認。人子以爲父。認人父以爲子。收糜

爛之餘。以歸葬者。不尠矣。有參州士二人。詣佛者。寢逆

旅樓上。驚震動而覺。覺而見星。意棟折屋壞。急呼其友。

欲與下樓。振振顛仆。狼狽失度。友曰。樓既倒矣。何下之

爲於是乎。始知其躬在于地上也。辛苦遁去。登猿嶺。則炎燄燭天。哭聲振山野。二人相見而嘻。乃祝其無恙云。此雖一事。亦可以類知矣。岩倉山枕于犀川。而高山崩壓。川上更突出二山。真神山亦崩。埋沒其下流。河水爲之不流。汪洋渺漫。潞爲巨浸。日又一日。平地水高數丈。而未知其所決也。土人遁逃四散。入山林以避焉。至四月十三日而決。拔大木。轉巨石。雷蕩雲奔。不可防遏。衝川中島及松代城下。城內僅以免。村落數十。民家數千。盡爲所流蕩。嗟呼此變也。地震水火一時併臻。信人之不幸。何至此乎。蓋地震由于伏陽。陽氣伏于地底。磅

礴鬱積。極而發焉。在天爲雷霆。在地爲震動。無足怪者。西洋之說曰。地震多在于山國。而又善發于火山近傍。蓋地底有伏道。與火山相通。硫黃硝石凝結既久。一有陽氣透入其間。則焮灼燃烘。一時勃發。夫淺間山爲信之巨嶽。天明中山巔火發。炎焰熾盛。兩砂土數州。赤地百里。人畜俱死。距今六十餘年。顧復有伏道貫通于地底。硫黃硝石與伏陽相感。薰灼激發。以成斯災耶。天明則發之乎地上。今日則發之乎地下。其事雖異。其理則同。併記以爲戒。且質諸有識者焉。

大日本人名辭書序

中村正直

經濟雜誌社員田口鼎軒纂大日本人名辭書成。索余叙鼎軒嚮著日本支那開化小史。又論時勢。皆有獨創之見。不可磨滅之識。猶新鑿地而出泉。他人所已汲不復汲也。今此人名辭書亦我邦所未有。而鼎軒始任其編纂。遂能完業。余未暇爲世人賀其得藝林之一大利。便而先自喜免于從前搜索之難也。余自少小好聚書。及踰知命。而所藏和漢之書二萬有餘冊矣。以防祝融之故。離居室數十步。踰一池而南。築書庫而藏焉。又固扃重鑰以防亡失。故若有欲搜索之事。則腰鍵而出室。風雨晝晦。一手持傘。一手秉燭。啓鑰而入庫焉。東索西

求。書冊縱橫。如瀾祭魚。如此。而或有獲。或有不獲矣。然而如漢土人名。則有萬姓統譜等書。雖未備而可以資考核。至于吾邦人名。則除帝王將相歌人高僧之表表著明者外。未嘗不以其難搜索。故廢然而返也。今也得此一冊。置諸案頭。吾邦古今各種人物事畧。隨求隨得。易如探囊取物。回想從前搜索之難。不啻若汽車與徒行之相懸絕也。余豈得不先自喜乎。夫汽車始作。而旅行之利便爲昔日所不見。故人不憚于行旅。行旅者日多。而人智益進于開明矣。今此書始成。而搜索之利便。實從前所未有。余故知今後人不憚于搜索。搜索者日

多。而一世之學問均向于進步也。此則余又不得不爲世人賀焉。明治十八年十月四日。

新刻日本輿地路程全圖序

柴野邦彥

凡圖其急莫急於輿圖。而又其難莫難於輿圖焉。以其大則體國經野。控御攻守之政。其細則讀書考古。探勝按蹟之學。蓋不可一日而缺者矣。而山之背向。水之迂直。吾儕孟浪躬親履其地。猶且轉回數步之外。已茫然失方位。況天下之大。山海之邈。苟非曠懷偉度。有領略四海之量。而縝密精細。有分析毫釐之明。則焉能約略其梗概於尺幅上。而無差哉。長久保玄珠。字子玉。常陸

赤濱人。飽學而富文。又好研地理。西自肥。東至奧。躬略能涉其地。居常貼圖于步障。置之座側。凡雲游僧人。客商行旅。苟有抵其門。必延以飲食。與坐障前。指問其鄉里。及所歷山川城邑。道里險夷。其或裝齋圖記者。必請出之。證以己所親覩。及載籍所記。參伍考究。積二十餘年。以成此圖。余嘗試叩以余所熟地界。子玉爲說其迂直背向。險易沃瘠。與風俗之淳漓。舟車之通塞。歷々指畫席上。皆盡其委曲。不繆毫釐也。余因益信其他不苟焉。子玉長不滿六尺。眇然小丈夫已。而其胸中所藏如此。亦可畏哉。

林子平傳

齋藤馨

仙臺有奇士曰林子平。父源五兵衛名良通。仕幕府。有故削籍。而姊既聘為本藩側室。故子平及兄嘉膳皆受藩俸。然子平倜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酣豢於富貴。飽暖自安者。以為是遭變故。則不堪其用也。於是寒素自給。雖糲糲糲食不厭。自視猶在兵陣間。性健步。好遊四方。靡遠弗至。行輒躡屐。如往來隣里者。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也。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害。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前是寓藩暨工藤球卿家。球卿素有邊防之議。子平論與之合。於是從鎮臺再游

長崎。接異邦人。咨詢海外諸國情狀。益知邊防之為急。適清商在館者。激事忤命。鎮臺命子平及諸士勦之。子平奮鬪先衆。生虜數人。曰。吾知西人之伎倆矣。既東歸。遂著海國兵談若干卷。大意以為。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為務。威力日強。必且朶頤於我。而彼長航海。洪波大濤。視如坦途。我環國皆海。近自日本橋。至鄂羅斯。阿蘭陀。同一水路。無有阻隔。彼欲來即來。而我拱手無備。亦已危矣。必也節國用。修兵備。瀕海要地。設臺置砲。數年而沿岸皆壘。儼然成一大長城矣。然後一旦有變。以逸待勞。庶可無患。而尤可慮者。我南北諸島。委而不顧。



彼或據之。是異日之大患也。因著三國通覽。以論諸島之形勢。二書既上梓。海內未嘗知外寇之如此也。咸謂諸蕃之來。商舶耳。漁船耳。曷有他志。彼張皇無根之事。不過為釣名計。幕議亦以為然。命毀梓。且禁錮于仙臺。時寬政壬子五月十六日也。

先是。閑院宮贈諡未決。物議騷然。子平見樂翁公。公談及其事。子平笑曰。天朝之於幕府。是一家事。縱令有變。亦猶夫妻衽席之爭耳。不至失家也。若夷虜。則是在外之大盜。苟不為慮。必至併家奪之。安可不憂哉。蓋其以邊防為憂也如此。至是子平作六無歌。自號六無齋主。

六無歌

子平作六無歌  
自號六無齋主

人。實以寓逍遙自適之意焉。時輒為子弟談兵。罵世之講兵主一家。曰。甲曰。越者曰。彼何適用。苟欲適用。不若讀古戰記錄。而察其勝敗之由。為有得也。又見子弟之讀書者。曰。讀書可也。然足迹遍天下者。然後讀書。亦足以為用。卿輩足未嘗出里閭。何足為用哉。歲嘗饑。為藩老佐藤伊賀著富國策。以為東海多鯨。苟能捕之。亦足以助國用。其他陳省費濟財之術。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焉。又著父兄訓。蓋謂前是童蒙有訓。然今之世。父兄亦不可無訓也。隨筆雜記有數卷。皆居常聞見所得。巨細盡載。亦多裨人者。同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皆以奇

士稱。然不與子平合。初子平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正之慷慨論時事。涕隨言下。狀子平曰。彼有泣癖耳。今時昇平。奚以泣為。即可憂者。唯邊防。而彼一泣外。計無所出。公亦以彼為善。不知一旦外寇之變。將坐待神風於萬一耶。秀實亦嘗訪子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罵曰。何物措大鄙野乃爾。秀實亦忿曰。田舍翁之慢人亦至此耶。不交他語而去。子平既廢。閱歲沒。其後十餘年。東陲果有鄂虜之變。秀實服其先見。上閣老書曰。祭子平之墓而謝其靈可也。及幕議修邊防。蓋亦有取於其言。追賜赦。姪某始封其墓。事在天保壬寅。距其死凡

若し元寇の後、  
本朝舟ナレハ何  
大神ノ神風ニテ  
レシムルコト以テ今  
度モ亦然リシ  
ル

五十年。子平名友直。子平其字也。

論曰。余在鄉。常從互理往齋游。往齋即受兵。於子平者也。嘗為余言曰。子平為人磊落。而守己謹嚴。尤有可稱焉。子平自禁錮之後。幽居一室。人或謂之曰。子雖禁錮。事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且歲月已久。雖閒出游。莫或知者。何不出訪隣里友朋。而自消遣也。子平曰。日月在天。人可欺也。天可欺哉。因作國歌以自述。至死未嘗隻步出戶庭。噫。子平之自守如此。豈特一奇士而已哉。

林子平畫像記

松林漸

仙臺岡天爵齋。藩人林子平畫像一軸。來示余曰。此摸

林氏傳家肖像也。請子爲記焉。余受而觀之。摸寫入神。鬚眉皆生動。嗟乎士負不世之才。抱絕人之明。而輻輳困頓。不得施於用。垂空言以傳世者。蓋有待乎後之在位者。而後之在位者。徒誦其言。不能有所施。雖則有所施。而不能盡用其言。竟致天下之禍。潰裂四出。而莫之救。使其人獨獲知言之名。如吾子平者是已。子平家貧無妻子。常痛心於外夷。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言觸忌諱。幽囚以死。自今觀之。何其見之明。言之切。而當時在位者。概狃承平。曾無遠慮。無怪乎以子平爲罪也。余聞子平在藩邸。一日擐甲上馬。出邸門。直馳入水戶。

侯邸門卒詰其故。曰。馬逸也。問其姓名。曰。仙臺林某。卒白之。侯素聞其名。召入。蓬髮麤髭。然眼光射人。問曰。汝非著海國兵談者耶。曰。然。因賜酒遣還。蓋其放蕩不羈。類疎狂者之爲。而其實眷眷憂世。未嘗食頃忘也。今觀其像。益使人想見其生平之概焉。像縱八寸。橫六寸。穿小袴。帶長刀。爲行旅之裝。踞磐石上。左手握墨斗。右手提筆。如有所思者。蓋子平遊歷海內。探地形之險夷。山川之阨塞。以坐守一室。爲恥。故其畫旅裝者。見其志也。特其皮肉豐腴。不類有憂者。豈其胸中無所愧故。然耶。子平之歿。蒲生君平上書。請爲立墓。而官不許。其後

有外夷之患。其言皆驗。乃始許立墓。於是人或謂子平當含笑於地下。惡是何言也。子平而有知。必且悲其言之不幸而中矣。

格言二則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唐書

讀史最有益

畜德錄

薛文清先生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見識。

科倫布檢出新地

米利堅志

大地體圓如球。分爲兩大陸。一曰東半球。一曰西半球。中間有二大洋隔之。歐羅巴亞細亞非利加。是爲東半球。南北亞米利加。是爲西半球。亞細亞亞米利加中間大洋。曰太平洋。歐羅巴亞米利加中間大洋。曰大西洋。非航此二洋。則不可週行全地。距今四百年前。地學未開。不知地體圓轉之理。皆謂航海至地盡處。則顛墜鬼界。或謂大洋地盡處。有怪物充斥焉。葡萄牙以西八百里。有亞藏爾鳴。航海者皆謂。自是以西。無復國土。伊太利國熱那亞人。有科倫布者。其家甚貧。然父母教育

有法。布幼好航海。一日舟中失火。舟人皆焚死。布獨投海。僅免。而猶不懲艾。愈講航海術。年既長。遍游諸國。遂悟地如圓球之理。以爲大洋西必當有一大陸。與亞細亞地相接。其地無不可航之理也。會有一異樹。漂海濱。人人異之。後二人尸。漂至亞藏爾島。皆不似歐羅巴亞非利加人。布於是益信西方有國。欲往覓之。家貧無可裝舟。屢以是事說鄉人。皆大笑。乃歷說歐州諸國。無敢顧之者。後見葡萄牙國王。說是事。王嘉其說。而欲其功出己。不敢任布。命大臣督其事。事遂不成。當是時。西班牙王及其后以色罷喇。以聰明聞。將往說之。途中窮甚。

乞食。以哺其子。至西班牙。會西班牙與莫臥兒戰不決。無由見王。乃鬻地圖以自給。每見人。必說是事。聞者嘲笑。然而布益自信不疑。得見西班牙王。說是事。王爲然。唯兵荒後。國計窮困。無由給其資。先令大臣有才能者。與布會論於薩拉蒙加。大臣固非笑布。曰。汝以地體爲圓。果如汝說。則地底國土。雨雪倒下。物類亦必倒墜。舟至凸處。不可復航。天下安有此理。布反覆爭論。皆大笑。不敢應。布大失望。猶望王后或信其說。見后說之。后既爲諸大臣所蔽。無意用布。布將行。后有所思。召布縱論。后知其理不誣。遂排群議。使布航海驗其說。以兵後帑。

藏匱乏。典寶玉粧具。給布大船一小船二。募水手九十人。行覓新地。

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解纜於安達慮西亞之巴魯斯港。布時年五十七。向西而駛二十餘日。水天無際。不見陸地。水手欲反舟。布不聽。且諭曰。此事成。則當得大賞。否則國后嚴明。必正欺罔之罪。更行數日。不見國土。水手疑懼。謀投布於海。以反舟。布揣知之。與衆約。從今三日。不見陸地。則返棹。愈行。水漸淺。時見小鳥群飛。及樹枝結菓者。隨波漂來。知其近陸地。愈進。夜半一水手忽報曰。有陸有陸。衆喜極。欲狂拜。布謝曰。來之

無禮。天明日出。見海岸一帶奇卉異葩。鬱蒼連天。土人立岸上。注視布船。大駭。以爲神乘大鳥而至。蓋以船爲大鳥。以白帆爲鳥翼也。布率衆上陸。拜跪嘗土。拜上帝。祝其成功。時十月十二日也。此地卽南北亞米利加中間。巴哈麻諸嶋之一。布誤認爲印度西極海岸。遂稱曰西印度。名其繫舟處曰桑撒窠突兒。桑撒窠突兒。洋語神聖救護也。是時南北亞米利加全州。草昧未闢。灌莽叢雜。獸蹄鳥跡。所在充斥。土人面紅帶銅色。裸體跣足。窟居野處。以樹皮獸革構屋。僅蔽風雨。殆盤古世之人也。布欲更覓新地。乃裝三船發。達古巴海地二島。一船

摧不中用。乃令所載諸人土着于此。載土人及產物而歸。途遭颶風。舟殆覆。布度不免。乃書檢出新地始末。封納桶中。投之海。蓋期其漂入歐羅巴人手也。幸蒙天帝之愛護。風波漸收。得達西班牙某港。祝砲一發。國人知其為布船。岸上出看者如堵。無不驚愕。見其所携亞米利加人。殆如來自月世界者。布朝見王及后大喜。賞以爵。

吉田佐久間二氏下獄

岡 千仞

長州藩士吉田寅次。英邁不群。少講韜略。藩主聽其講孫吳。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遊學。江戶用心時事。米

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間修理修洋學。講砲術。以慷慨論時事。為一時所宗。上書阿部勢州。論開航海學為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下之盟。寅次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己。兵家第一義。我邦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西。幾何不長。彼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外各國。修理亦深以用閒為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

橫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意以爲私見米人。懇請附乘。可以達素志。夜會同友語志。衆拊髀贊之。鼎藏沈吟。久之曰。徒危身耳。寅次奮曰。成否天也。豈可坐失機會乎。揮袂而起。金子貞吉微者也。從寅次受學。慷慨請從。乃赴下田。夜棹小舟。近米艦。艦卒堅拒。不得乘艦。翌日途見米人。投書陳情曰。僕輩不幸。生東洋一小島。周游國內。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周游五洲。何啻囊鷁於鵬鷗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僕輩局束一隅。自諸君大艦大砲。豪游五洲者而觀之。跛者耳。步者

耳。其所以欽羨果爲何如。願諸君收僕等二人爲役卒。令得一游海外。是夜駕漁船。近艦。艦無梯索。解帶縛棹竿。攀艦。米人知其有所請。指示本艦。乃棹達本艦。攀梯索。艦人恠訝。手執棍揮擢。一人執手扳上。示晝閒所投書曰。督將嘉二君志。唯兩國禁私交。君等盍請官游海外。貞吉加手其頸曰。僕等已犯國法。還則斬戮。米人曰。暮夜無知者。寅次請見解漢文者筆陳情事。不許。驅迫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爲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寅次仰天大息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貞吉曰。盍首實。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



至曉。米人報狀。官吏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刀行李。發卒索捕二人。囚一村家。有三米人。過其前。愍然近視。寅次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卯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果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臥樊籠之中。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嗟呼。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發使告官吏曰。此人容貌魁梧。志氣不凡。余爲貴國。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得修理送別詩。修理固以慷慨論事。爲俗吏所指目。乃并逮修理下獄。詰狀。寅次勵聲

曰。吾豈受人旨而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延首伏戮。貫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受人指導也。吏爲之改容。九月癸未。檻致二人。其藩輿僅半閒。交膝起臥。貞吉不勝。斬辱。憤恚罵詈。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鱈。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閒。寅次正色曰。不知命則無以爲君子。貞吉謝曰。吾病熱喪心。乃爾。二人坐獄。踰歲。貞吉瘐死。藩主固奇。寅次。錮諸其家。許集弟徒。講書。修理亦錮。本藩志士下獄。始于此。

士規七則

吉田矩方

披繙冊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即讀不行。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一 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且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一 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爲然。

一 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 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正大。皆由是出。

一 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尙友。君子之事也。

一 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一 死而後已。四守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擇交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亦可以爲成人矣。

示諸生

室直清

世之學者莫不讀書。而善讀書者天下鮮矣。余謂讀書之法。朱子二語盡之。曰：嚴立課程。寬著意思。嚴立課程。則日有進益之効。寬著意思。則常有咀嚼之味。何謂嚴立課程。凡讀書當以其所讀之書為一件事業。方讀此書時。不知復有他書。日夜汲汲。專心積慮。至於始終貫穿。本末無遺。然後更替一書讀之。如前。是其法也。何謂寬著意思。凡讀書忌於急迫。其必熟讀詳味。以究其精。沈潛反復。以致其深。或有疑而未通。則宜優游涵泳。以待他日積功而自得之。不可穿鑿以求強通。是其法也。

學者之患。在貪多務得。用意不專。今日讀一書。未半。明日又讀一書。泛泛然意廣慮分。所讀之書。皆不精焉。一為俗事所碍。曠日束之閣上。如棄。忽復起念。及此。又窮日之力。而急讀之。亦不過涉獵經史。玩愒載籍。以博洽自多而已。其於義理。何所得乎。又安取於讀書乎。世之稱通儒者。其學多如此。可歎也夫。

格言二則

學不在多。要在精之。

孔叢子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韓愈

三計塾記

安井衡

三計者何。一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壯之時也。何以名吾塾。慮諸生之晏起與春嬉也。凡遊吾塾者。皆有志於此道者也。何為過慮。其晏起與春嬉也。人少則恃於年。氣盛則動於物。恃於年而動於物。惰嬉之所由生也。惰嬉既生。則一生之計亦荒矣。物之生於天地間。唯人為貴。而我得為人。人以男為貴。而我得為男。男以士為貴。而我得為士。天之與我厚矣。而君父資我。使我學至大至高之道。則又士中之最厚者也。而終不能自標異於世。蠢蠢乎遊嬉於走尸行肉之中。以為得計。與虱棲禪何擇。故入吾塾者。不可不思三者。

之計也。思之有術焉。一生之計。在一年。一年之計。在一日。日復一日。心與習化。見夫惰嬉者。邈焉不接于心。然後天與君父之恩。皆可得而報。而我之所以為責者。伸矣。此三計之本也。

勞逸

謝肇淵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强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衰。終日營求。為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其違天甚矣。

題富士山圖

古賀 燧

登蓮嶽之絕巔以四望。山如蟻垤而海似盃。風在下而雲霏衣袂。令人胸豁神王。翮乎有遺世之想。是亦人生之至快樂也。人之希享斯快樂者。滔滔皆是。而克酬素志者。不過億萬中之一二。予觀世人之談富士。詳確明晰。瞭然如曾躋攀者。及考其實。彼未始夢睹。特覽丹青所描。強不知為知。乃知言之易而其至難。在於行之也。今人於聖賢之大道。未始踐行。其一端及宣之於口。則縱說橫說。流暢不窮。類踐履已熟者。又奚異於目擊畫圖之山。以資雄辯者哉。斯弊在吾儕儒生。為最甚。予展此圖。不覺汗涔涔下。非獨嘆畢生不獲償登嶽之願。而

已也。

詠富士山

誰將東海水。濯出玉芙蓉。蟠地三州盡。插天八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峯。獨立原無競。自為衆嶽宗。

柴野邦彦

題群盲評古器圖

河北重熹

群盲擁鼎而立。有握鉞為弓者。有撫腹為鐘者。有把足為柱者。有執耳為盤者。均之不見全鼎。而喧嘩不已。有一老盲。徧摩深察。傲然喻群盲曰。某所握者鉞也。某所撫者腹也。某足也。某耳也。此之謂鼎云。衆咸服焉。一盲

曰。已得聞其名。請問其用如何。老盲不能答。由識者觀之。則執一端者誠陋矣。乃舉全體而諳其名。不知其所以用。則亦不為得焉。嗚呼。聖人不再興。吾人之為經也。不為群盲者幾希矣。經術之難。奚翅古器之比哉。

靜古館記

林長孺

佐嘉穀堂古賀先生。新築館於其鄉金毘羅山。名之曰靜古。蓋取山靜如太古之句也。頃使其鄉人永山德夫命長孺為之記。而長孺未嘗履其地。奚能得而記之哉。雖然。先生既名之以靜古。則其山之勝景可想而得焉也。因問德夫曰。山有花乎。曰有焉。有竹乎。曰有焉。有溪

乎。曰有焉。苟有花。則二三月之候。風香雨紅乎。曰然。苟有竹。則流翠欲滴。清涼可掬。所謂六月秋者乎。曰然。苟有溪。則水落石出。苔碧沙明。扁舟繫灣。小橋截綠。雪於奇而月於勝乎。曰然。人之住此山者幾多。曰無幾也。徑此山而往來者幾多。曰無幾也。然則鳥啼雲繞。泉響磬答。而伐木丁丁。聞乎數里之外者有焉乎。曰然。余乃嘆曰。宜哉。先生之以靜古名此館哉。天下苟有花紅竹涼溪清之地。則子女遊賞。趾相錯也。此山獨寂莫如此。可謂靜矣。而先生在此讀古書。臨古帖。慕古人行古道。無不往而古焉。則可謂古矣。夫靜而古。靜古之名。良不誣。

也。因書德夫所以語余者為記。質之先生。

古瓦譜引

佐藤坦

侍從濱松侯。有好古癖。物聚其所好。古瓦之自四方湊至。蓋亦累數百片。頃者侯自揀其最佳者。印以為譜。微坦題言攤而觀之。大小無慮百四十餘品。皆為數百年外物。有年號。有標章。有寺觀堂宇之款識。古色藹然。可掬也。其於古今之沿革與時俗之好尚。足以窺其一斑而已。坦嘗謂物無一定之貴賤。因時而貴賤之。珠玉金幣。舉世貴重之。而凶年饑歲。不如一握之粟。豈必謂貴重乎。敗瓦爛甕。人皆輕賤之。而以是攷古今之沿革。徵

時俗之好尚。則匪可輕賤焉。然不獨在物也。君相之用人材。亦或然。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苟能器使之。無不可使之人。今侯於古瓦。猶且不棄。則其於人者可知矣。抑又推之。侯之尚古道。崇古人。不遺故老。不棄故舊。亦應必在其好古癖中。然則此譜之所自。豈可翫物喪志視之乎。

遊漢辨記

阪井華

全一山唯松。望之三面峭絕。一面稍夷。可登者。熊谷氏古城也。遶山有溪。清深多魚。石堰洩水。潏然如風雨者。橫川也。傍溪有村。簇簇千餘家。商賈輻湊。牛馬如織者。

漢辨也。余遊漢辨三。每望古城。未嘗不欲登以觀成敗之跡。而未能也。今茲又遊焉。則亦雨不果。豈古城之靈有所忌。而不欲人之窺其墟邪。當天正之際。熊谷氏虎踞此山。威名著一州。而能來為敵者。武田光和也。余來時過武田氏古城下。見道傍祭大石高如人長。問之。則曰。光和所手投云。二將勇力相儔。地險相敵。勝負相持。而今皆亡矣。厚壁深塹。大樓重塞。所以備要害。圖久安者。莫不皆廢墜。堙夷。而樵牧侵而麋鹿栖矣。此固興亡常數。古人譬諸夜旦。錯行無足怪者也。然要之上下二百年之間而已矣。則安知二百年後不反覆相替。如斯。

哉。余於是大有感焉。漢辨商賈之區。得利則喜。失利則悲。孜孜朝夕唯貨。是求。誰有與余同其感者哉。夜深雨休。星月娟娟。乃出戶望古城。獨立石堰之上。久之。

彌陀窟の記

東遊記

伊豆國は駿河相模の二國にはさまり、箱根より南海中へ、二十五里出張りたる國なり。故にいづるの詞をもつて、國號とすと云ふ。志摩國鳥羽の湊より、この國の下田の湊まで、七十五里の海を、遠州灘と稱して、日本第一の大洋とす。この下田より西の方に、手石浦といふ所あり。爰に奇異の巖窟あり、山の辰巳に向ふに指出たる出崎にありて、岩屋の口狭ければ、潮高き時は、船を入れ難し。故にこの巖窟に遊ぶ者、潮引きつめて、巖窟の現はれ出



たるときを考ふとなり。余が友塘雨霜月の初に、この地に遊びしに、折ふし風強く浪荒かりしかば、天氣を見合せ潮を考へて、十五日まで逗留し。十五日にぞかの窟中に遊びし。是れは常の小潮にては、又入り難ければ、朔望の大潮を待ち居けるなり。其の日は殊に空はれ風收りて、海上波なく、疊の上の如くなりしかば、其の頃彼の地に有り合せし諸國の旅客六人、船頭二人を合せて都合八人、晝前より纜の小さき獵船に棹して、海上十丁斗りをへて、彼の巖窟にのぞむ。舟人やがて舟を取直し、艫の方より逆しまに窟中にさし入る。是れは窟の内狭ければ、舟のふり廻しならざる故、出すべき時に順になるべき爲めなり。さて六七間も入る程は、穴の口のあかりさす

故物の色目さやかに見ゆ。それより右の方に折り廻れば、日の光も届かず、闇夜の如し。穴の口狭けれども、南海を受けたれば、浪殊に高く、穴の内の岩石に當り、碎けて水玉飛び散り、雨の降る如く身にそゞぐ、舟二たけ三たけばかり入るよと思ふ頃には、向うの方岩高くして、舟をゆり上げゆり下す、くらさはくらし、浪の音は穴の内響きて、おびただしく、その恐ろしさ、いはんかたなく、同行の者ども、各念佛するばかりなり。然るに忽然として向うの巖壁きらめくよと見る程に、さしもに暗かりし穴の内、忽ち白晝の如く明らかに成り、打上ぐる浪、玉ちる水までも、皆金色となる。船中一同に驚き、「あつ」といふ程に、又忽ち眞の闇となりて、見る物なし。人々これは

と茫然たる所に、又まばらくして、金色の光發する事前の如く、此の時心を留めて見るに、向うなる屏風を立てたる如き石面に、三尊の彌陀ありくと現し給ふ。中尊の御長は一尺五六寸ばかり、上は後光の形にして、下は雲に乗り給ふ像なり。前に並び給ふ觀世音と拜み奉る御像は、一尺一二寸斗り、又少し前に離れて勢至菩薩と見え給ふは、七八寸に過ぎず。世に云ふ來迎引接の尊體、現然と慥にをがまれさせ給ふ。誠にめでたく、あり難きこと、心肝に銘ず。其の不思議さ、筆頭舌端の及ぶ所にあらず。船頭やがて舟を出すに、塘雨は猶ほ今一度拜まんとうしろに向ひて居たりしが、暫くの内に又初めの如くなりしに、其の見る所少しも違はざりき。さて穴より

外に出て見るに、天日いまだ正午にあり。出てのち、同行の者に問ふに、皆拜みたる體相は同じけれども、或は佛の御長を四五尺と見たるもあり。或は二尺三尺ばかりなど色々に云ふ。又光明の赫々たるに、あまりに恐れ驚きたる者は、佛體をまかど見定めざりしもありしなり。さてその隠れつ顯れつするは、いかなる故ぞと思ふに、佛のいます岩に浪打ちかゝりて佛を覆へば隠れ、浪遠く引き退きて岩根まで出づれば、佛のいます岩現はるゝゆゑ、佛體見えて穴の内明らかになるなり。それゆゑ三月節旬頃大潮干の頃は、岩根高く現はれ、佛體に浪打ちかゝり覆ふ事なれば、佛體常に現はれて穴の内明らかなりとぞ。其の頃に入る者、佛のいます、岩根に舟よ

り上りて、巖壁を探り見れども、手にさわる佛體もなく、又それと見るべき形もなし、其の岩根を少し退けば、佛體明らかたに拜まれさせ給ふとぞ。いつの頃よりかゝる奇異の靈跡あると問ふに、昔はこの穴の中恐ろしとて入る者なかりしが、七八十年前、蟹なる者、ふと匏さゝえなどを探りて入りしかば、人探らぬ穴の事なれば、夥しき得物ありしより、段々奥深く入りて、遂にこの佛體を見出せしなり、此の邊昔はなほだの惡風俗にて、人の心おそろしかりしが、此の靈異を拜みしより、佛法を有り難き事と知り、自然に人の心柔和になり、今にては温淳の風俗となれりとぞ。

彌陀窟記

菊池 純

予小少好名山之遊。居常欲周游四方。償桑蓬之宿志。而宦途局促。足跡纔半於海内而止矣。乃者家居無事。披南谿橘氏東西游記讀之。能記載人物風土山川畜産之異。文辭之瑰麗奇幻。亦與事相儷焉。瀏覽一瞬。心飛魂驚。俾人有羽化登仙乘雲氣而駕長風之想也。乃採譯其尤者十餘篇以爲臥遊一適。明治十二年己卯二月。三溪野史菊池純識。

伊豆之爲國。與駿相二州相唇齒。橫截南海。凡二十里。其下田港與志州鳥羽港相距七十五里。波濤險惡。號稱海内無比。所謂遠州洋是也。下田之西曰手石浦。怪

巖峻削。突怒偃蹇。呀然爲洞窟。如長鯨巨鰐張口欲吞人者。曰彌陀窟。窟口極險。舟人苦其潮滿難輒入。每候潮退。乃入焉。時方十一月某日。此日風日晴美。海面如席。同遊者八人。午前駕小舟而行。行半里許。始抵彌陀窟。舟人轉舳舻。逆入於窟中。以便其回棹。進六七開。天光透徹尙明矣。折而右十餘步。四顧黢黑。不辨東西。以其窟口狹隘。前接大洋。洪濤潰薄。與怪巖絕壁相觸激。澎湃鞞鞞。潮沫亂飛。如落花舞雪。紛紛撲人。衣袂皆爲之沾。尙進百餘步。巖角犬牙。怒濤激之。小舟掀舞。與波下上。舟中駭愕。莫不失色。忽然暗中有影。光怪閃爍。倒

射人面。波濤奔匯。激而碎於巖根者。一時變而爲黃金。舟中客皆絕叫。驚其靈異。聲未止。復變而爲暗黑矣。須臾光彩四照。亦復如初。人人凝睛仰而瞻之。前面絕壁。現三尊彌陀佛。身長二尺餘。毫光射人。不可逼視。同行者齊唱竺語。膜拜合掌之不暇也。旣而以其奇幻靈怪。不可久留也。俄回棹出窟中。則日尙亭午矣。乃與同行者迭語其靈異之狀。其所視佛軀脩短不均。或曰四五尺。或曰二三尺。或曰眩轉其光輝。不遑熟視其全體云。蓋佛體隱現不可熟視者。則由洪濤進退。致其然也。是以每年三月上巳節前後。潮落崖高。常見妙相赫赫

然土人或棄舟攀絕壁。摸索其形狀所在。終不獲其蹤跡。下而少遠。則光耀爛然。復如其初。嘗聞距今五六十  
年前。漁人一日。索鰻魚。入此窟中。以其世人跡未曾到。隨索隨獲。不覺至其深邃處。初見此靈異矣。此地往時  
氣習頑鈍。爲難治。從有斯靈異以還。始知神佛可敬信。宿習一洗。竟爲醇朴之風。

鬻蕎麵者傳

中井積德

城西沙場有鬻蕎麵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僅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篩者。漚者。棍者。縷者。淪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之廉者。

雖喜餒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不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鋪。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乎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鄰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嗚呼泉氏。

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己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其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邪。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讐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邪。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

太閤雜事

大槻清崇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人伏水。請進馬。時豐公與茶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褰衣撫臀曰。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爲言。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豪傑。誰復有尙乎我者耶。

船達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笑曰。何物黠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耳。汝等能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世事顛倒矣。無袖在上也。蓋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黠可憎。亦足以警孤矣。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勿再焉。與金縱之。其大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髯在乎。一人提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髯之幸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醜。醜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醜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使者曰。持此往矣。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而罷。蓋皆所以摠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齋藤正謙

癸巳晚秋。余有攝播之遊。二十二日。將從兵庫還大阪。早發。入謁生田社。社樹老蒼。使人肅然。遂欲觀曳布瀑。右轉上砂山。崎嶇十餘町。攀一邱。得茶店。呼爲望瀑臺。臺當其前。壁頂瀉下。如匹練掣曳。此其所以得名。但邱上平臨。不甚奇觀。乃躡巖角。降就瀑底。仰觀壁面。有石突出。瀑下垂。至石輒怒。駭珠驚玉。餘沫霏散。漲空而下。如驟雨至。衣巾盡濕。呼快者久之。乃反。從阪下右折。又有一瀑。比前者稍小。土人呼爲雌瀑。而以前者爲雄。此瀑已見伊勢物語。平治物語等書。其爲名勝久矣。左轉

一里取路青谷。上摩耶山。崖樹紅黃相閒。稜疊可愛。然路甚險。一步一喘。纔及山門。門內尤峻。石磴掠面而起。數百級。僧坊夾磴。皆砌石爲基。高數十仞。層層向上。儼如城郭。進至絕巔。佛殿宏壯。榜曰切利天上寺。俯瞰連日所經歷。皆在履下。海灣一碧。諸州之山。圍繞其外。至紀阿之際。兩閒不相合。如大環缺。從缺而望。鵬程萬里。杳渺無際。出門就正路。盤折而下。呼爲七曲。太平記所載。赤松圓心。敗六波羅軍處。行樹多猴。累纍掛枝。見人驚叫而去。半里至上野。路漸夷。經西宮。尼崎而還。顧望摩耶山。宛然在雲表。步步惜別。山亦搖光馳碧。送至大

阪乃止。

中等漢文讀本卷五終





